

打從那一段日子未來之前，我就開始懊惱了，心理的雨季一直延續著，日子滾滾而來，又簇擁而去，要來的終歸要來，對已成的事實，我除了接受別無他法，你會說過的我踏出的已不止二、三步。

又得去適應一個新的環境，對我——一個初出茅廬，混身稜角的女孩——是困難的，好奇心，在新環境總有「Foreign body」的感覺，或許是我不夠社會化吧！

你來信總說想像不出我這麼吊兒郎當的人，穿起護士服是何樣子的，其實除了掩不住走路的囂張和嘴角那絲滿不在乎，我和其他護士並無兩樣。

一向我就是一無所有的，除了驕傲，但現在我却連驕傲都不能擁有：一隻美麗的孔雀除了羽毛還有什麼呢？被拔光了羽毛的孔雀連一隻麻雀都不如。

相信嗎？在經幾次受傷後，我已不再嘗試錯誤，而學會了保護自己——披上一層虛偽的外衣，（雖然掩飾天性不見得是虛偽），當下次再見面時，你將會驚喜於我的成長，但我懷疑你是否還會認得出我——一隻被拔光了羽毛的孔雀。由一張白紙變成了黑點斑斑的紙，由一顆多棱角的石子變成了圓滑的石子，我不知道這種改變是可喜？或可悲？如果說這是成長必經的過程，那麼成長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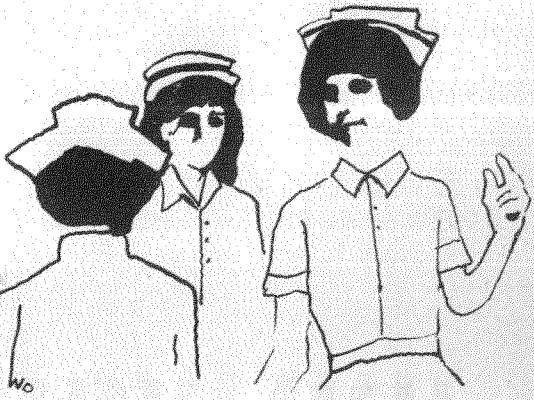
天天面對著生、老、病、死，我的感覺已近乎麻木，一個病人的死，對我不會比一隻螞蟻的死，換來更多的眼淚，別說我無惻隱之心，事實上，同樣是動物，同樣是生命，你不能希望一個高等動物的人類能在我同情心的天秤上佔優勢的。

總擺脫不了把周圍的人當作「Animal」的感覺，總改不掉那幾乎是與生俱來的玩世不恭的態度，雖也會希望能在白色的沙漠中當個施水者，但你知道的，一個這樣的女孩怎適合？況她本身又是一個跋涉在沙漠中的旅客！

那天，有一位垂危的病人對我說，說我是一個善良的女孩子，我聽了不禁一愣，但隨之我即捧腹大笑，也懶於得到的女孩子，設有南丁格爾的胸懷，而披上白衣天使的外衣，對我實在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僅只跋涉了一季，我已精疲力竭，而未來之旅途却仍遙遠，心理的雨季一直延續且泛濫著，如果我告訴你我已舉步乏力，我知道，你的回答將是：你踏出的已不止二、三步。而我對已成的事實，除了接受，別無他法，但我仍忍不住想問你：

跋涉於白色沙漠的日子何時才能完了？



跋涉於沙漠的日

子

簡介約翰克利斯朵夫

■ 林文通 ■

舉世聞名的和平主義者羅曼羅蘭以「約翰克利斯朵夫」一書榮獲一九一五年諾貝爾文學獎。

羅曼羅蘭的文學生涯是以關於古今音樂的批評和鑑賞開始。他所著的傳記均是描寫偉人一生與命運的奮鬥，表揚他們堅忍的意志和大無畏的精神。羅曼羅蘭在這部書中，敘述了一位天才音樂家順沛流離的一生。從他呱呱墮地看到「黎明」時候起，直至他死時看到「新的黎明」為止，其間情節起伏，把這位主人公疾擁向前，汹湧不絕。

我們說到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時候，一點兒也不覺得是一個虛構人物的經歷，而似我們自己已經有的，或者是定會有的經歷和行動。它就像人生本身那樣地直接而簡單，因為人生是簡單的，若是我們探索到它的真理的話。

約翰克利斯朵夫生於萊茵河區的小鎮上。他父母的婚姻並不美滿，父親曼希沃是官庭樂師，母親露意莎本是個厨娘。克利斯朵夫雖在十歲時才聽到貝多芬的音樂，但在很小時即對音樂表示興趣。音樂上的才華使他父親視之為搖錢樹，強迫他每天坐在鋼琴上練習指法，他一直反抗，直到他的祖父米希爾帶他去看一次歌劇後，小小的心靈整個陶醉，從此決心做一位作曲家。

克利斯朵夫十五歲時，他那位酗酒、放蕩的父親不幸身亡。看到橫臥的人生劣敗者的屍骸，克利斯朵夫深深感到：「人生是一場無休止無倦憊的戰鬥，一切都不能與死的惟一事實爭長論短。凡要成為無愧於人的名稱的人，必得與破壞生命的暴力，作不戰的戰爭。」

克利斯朵夫不久覺悟到自己的天才，他渾身充滿著震撼生命的創造力，在極困苦的環境中，憑著自修，諄諄不倦的學習，同流露出他對舊傳統的反抗與不滿。在音樂方面，他永遠持著嚴謹的態度去追求及創作，而且對於一件音樂作品，他總是摒棄作給一家社會主義者辦的報刊，這舉動大大地觸怒公爵，就此他失去官庭的資助，除了一位退休的音樂史教授彼得舒茲還頤賞讚他的一場博鬪使他不得不離鄉背井，逃亡巴黎以避牢獄之禍。巴黎充滿各色各樣的人，有世界人類所有的各種社會，有今天的人，

